

穿红着绿,也能清雅

◎熊荟蓉

古话说“三十断红、四十断绿”,意即成熟的女人,若穿得过于艳丽,就有“装嫩”“老不正经”之嫌。

在很多人眼里,红和绿,太俗艳。于是,就有“红配绿,真俗气”和“红配绿,赛狗屁”之说。我年轻时,也爱白黑灰,但到了半百之年,却喜欢穿红着绿起来。这种观念的转变,缘于参加我先生的四十周年同学聚会。

我先生年长我好几岁,他的女同学自然也都年近花甲,鸡皮鹤发,臃肿的身躯裹在黑灰色的大衣里,显得暮气沉沉。但那个被他们称为班花的女同学一出现,就如明媚的阳光一样,把灰暗的宴会厅瞬间照亮。

她穿一件墨绿色的风衣,内配枣红碎花连衣裙,包包和高跟鞋都是红色系。红和绿挂在她身上,非但不俗,反觉别致。身穿黑白格子裙、比她小八岁的我,坐在

她身边,竟感到局促和呆板。

原来,红配绿,也可以如此美丽。从此,我开始尝试穿红着绿。每天清晨,看着镜子里的“人老珠黄”,仿佛只有披挂一些红绿,才可以映衬出丝丝灵气。尤其出去参加活动,是一定要穿红着绿的,这样,才能自信地面对镜头。

有一年冬至日下雪,我去参加一个颁奖活动,就穿了一件正红色的双面羊绒大衣,内搭一件墨绿色的蕾丝小衫和一条墨绿缀红叶的网纱裙。照片中的我,在一群黑灰装束的同龄人中,温暖如春、明艳照人,仿佛可以把冷瑟的白雪点燃。

再次确认了穿红着绿也能赏心悦目之后,我对此有了更多的关注,发现古人其实也有不少红配绿的组合,我国龙门石窟的飞天服饰就是铁锈红配老绿,优美典雅,古韵悠远。

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都曾红绿相配。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中就有红衫绿袜的描写。《西厢记》里的莺莺翠裙鸳绣、红袖鸾销。《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穿着“一件桃红撒花袄,外罩石青缂丝灰鼠披风配大红洋绉银鼠皮裙”,宝钗穿着“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贾宝玉常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

青春盛年,在“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红亭绿酒送君还”,感叹“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历经人世沧桑,“花褪残红绿满枝,嫩寒犹透薄罗衣”,仍能“叶争以绿环三匝,花逞其红曳四围”,不失人情血性、赤子情怀。

红花绿叶,红墙碧瓦,红和绿生来就在一起。它们相互补充,相互调和,构成人世间温暖平和的底色,也构成天地间大俗大雅的气象。人到晚年,穿红着绿、种花弄草,何乐而不为?



慈姑之慈

◎王堃

18岁时,我发表过一首叫《故乡》的小诗,将慈姑说成是“地底下的苹果”,被赞许为“奇思妙想”。其实,慈姑与苹果的出身有天壤之别,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富人家的千金。但在我心目中,慈姑有与苹果一样的品质,甚至有苹果无法超越的“革命史”。

慈姑的名字还有很多的叫法和写法,譬如茨菰、剪刀草等等。这么多年,我一直执拗地把它写成“慈姑”。

慈姑贵在一个“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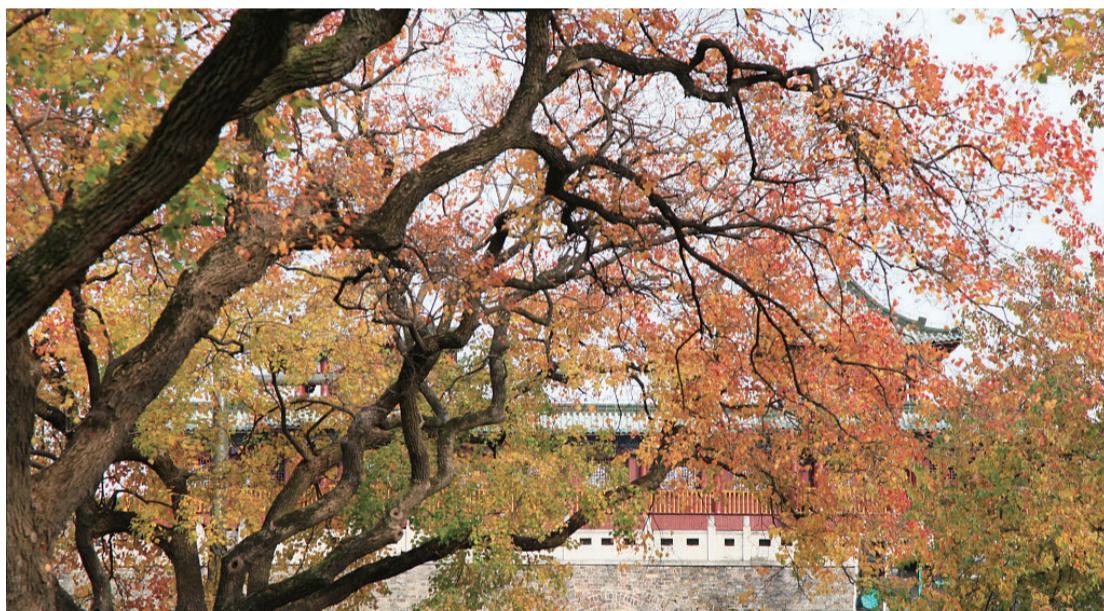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生产队里栽种慈姑,一大片一大片的水田里,长满了泼辣而恣肆的慈姑秧子。夏季日光暴晒,雨量充沛,各种农作物疯长。放眼望去,广阔的慈姑田中,密密麻麻硕大而高挺的叶子,青翠发光。农历六七月,慈姑会开出一朵朵淡淡的小花,有白有黄,花色虽不鲜艳,但也耐看,宛如村姑腮边的小酒窝,有一种特别朴素迷人的乡土美。扬花过后,慈姑须根的末端开始“结果”,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姑”了。一根多者有十几个,大的像桃子,小的如板栗。有一种土名叫“傍老五”的慈姑,只有白果(银杏树的果实)般大小,却模样可爱,口味上佳,是慈姑中的极品。

外地人多不识慈姑为何物,曾闹出生吃慈姑连声叫苦的笑话。殊不知,慈姑到底不同于苹果,须烧熟了方可食用。我们这里与慈姑有关的美食较多,有三道是我餐桌上的“保留曲目”:慈姑红烧肉、慈姑豆腐汤、爆炒慈姑片。做法尽在菜名中,有心一试者,想来去学也不难。附近高邮籍著名作家汪曾祺曾把家乡的大咸菜烧慈姑汤写得情思浓郁、美妙绝伦,勾起过海内外无数游子及文人墨客的食欲和乡愁。

童年的我曾和母亲、姐姐们一起下过慈姑田“歲”慈姑(不用锹挖,怕挖伤挖坏了慈姑,而是用脚“歲”)。这是技术活,现在多改成高压水枪冲了)。我们也会在生产队集体挖过的田里挖第二遍,寻找剩下没挖干净的慈姑。队里一般不让挖,会派人前来驱赶。我们就采取“打游击”的方法,总算能弄些“外快”当粮食,连慈姑嘴子(慈姑上的顶芽)都舍不得浪费。那是饥饿年月留给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慈姑有“救荒本草”之美誉。因天灾人祸、其他农作物减产的年份,慈姑往往照样能丰收。虽难以长期贮存,却也能救一时之急,使人活命。汪曾祺夸赞慈姑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在贪欲面前,人已经失去了对滋味的品尝和对清白的坚守了。而一碗慈姑汤,就能烧出“慈姑如玉,汤如乳汁”的感觉。被李时珍称为“一根岁产十二子”的慈姑,不就是慈爱有加者的化身吗?

本版投稿邮箱:2457901059@qq.com



爱在秋日乌桕红

◎王晓

日日游荡在这个园子里,从未发现这棵乌桕树,究其原因,重心太低。终于猛一抬头,天空盛大高远,满树缤纷、红绿间杂,喧闹热烈、明媚爽朗。

乌桕树在南北朝的《西洲曲》中出现过: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绚丽的乌桕树下是思念人家的家,门里还露出她翠绿的钗钿。可人儿美呢,衣衫杏子红,头发乌鸦黑。西洲到底在哪里?摇着两支桨就可到渡口。心动身不动,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空空泛泛,落满乌桕。觉得乌桕出现在这样曼妙婉转的意境里,正合适。就算过了千百年,歌咏者的情意依然令人心旌摇荡。

对乌桕,我有一种熟悉的陌生,又有一种陌生里的亲切。其实我与它是老相识,不就是小时候我们说的木子树嘛。结白色的果子,分瓣,白生生的,黑壳子裹不住,要进出来的样子,极像成熟的棉桃。白籽捡多了,可以去村东头供销社换糖吃,换小人书看。

木子树长在田边地头,可能是鸟带来的种子,突兀地长着,一两棵,三四棵,随意。微霜未落叶先红,深秋初冬,特别绚丽,是广袤大平原上的好风景。因为生长缓慢,人们将它当作杂树。不知道它有这么古老又文绉绉的名字——乌桕。母亲常让我去田里,送农具送药肥,只交代哪样的木籽树那儿就行了一——是一棵独树,两棵并立,还是三树成行。母亲交代的木子树就是方向标,它温暖明亮,我会顺着田埂坚定明确地往前走。

近两年,母亲的白内障有些严重,总找不到手术的时间,家里别的人谁都能离开个一天半日,有属于自己片段时间,唯独一刻不能离她。一日日拖着,我心焦。母亲安慰我还能看见,就是有些花嚓嚓的。追问花嚓嚓什么感觉?她说像木子树旁的飞鸟一样。原来这个情景不仅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印在母亲的心上。

比花还红的枫叶深得许多人

喜爱,那红通透、彻底、决然。乌桕叶转红要丰富得多,红的红着、绿的绿着。就算红,也深浅不一,像调色板上的渐变色,每个色号都有。人心应该也这般包容。

最近再从园子经过,竟然发现好些地方长了乌桕,未红时注意不到,季节的脚步往深处走,它们也显山露水明艳起来,活泼了整个园子,看得人心雀跃。自然的驳杂,枯萎和新生、沉静与喧闹,并不和四季必然对应。乌桕树全身是宝,籽可做蜡烛,叶根可入药,材质可雕。春夏有碧颜,秋冬有五彩,顺应天时地势,将自己妥妥安放。

前日,眼睛时常花嚓嚓的母亲又从老家赶来了,给我带来了野生黑鱼、螃蟹,还有一把新米缝在一个红袋子里,让我随身带着,说是河湾木子树下长的,最养人。

母亲的脸已由我记忆里的桃红变成沉淀岁月的酡红,纵然寒意渐浓,生命蓬勃、爱坚韧永恒。就像乌桕树般,诸多色彩、万般滋味,无一分虚度、无一毫浪费。